

自然美欣赏的三种范式

张公善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7)

摘要:自然美欣赏中存在三种范式。自然的人化出现最早,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标志;自然的自然化出现稍晚,自然化成为问题,是在工业革命以来工具主义理性对大自然的戕害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之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化将是自然美欣赏的理想范式,它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真正按美的规律栖居大地。

关键词:自然美;人化;自然化;和谐化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681-05

关于自然美,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两种看法已成共识:一是自然美在于“自然的人化”;二是自然美在于“人的自然化”。这两种看法时常论争,不相上下。我们的态度是:将它们放回历史情境之中,结合人类艺术定格的自然美,认清其真正面目,进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下倾心对话,构筑自然美欣赏的理想范式。

一、自然的人化

自然的人化,简言之,即自然的人伦化,自然禀赋了人的属性。这种理论在中国最早以比德说形式出现。比德说的源头是儒家开创者孔子。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解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这就是说,自然山水能否成为审美对象,取决于它们能否比附于审美主体的社会道德观念。战国和汉代学者对孔子的上述命题解释发挥形成比德说¹¹⁽⁵⁶⁾。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比德说长驱直入,广泛渗入文艺领域。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山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东坡);“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间”(于谦);“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比德说最先所比的德是儒家提倡的“仁”,后来不再囿于“仁”,而泛化为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比德说衍化成一种拟人说、移情说。

西方自然人化理论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在谈及自然美的成因时说:“自然美还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地流着,一望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的雄伟气象,以及星空的肃穆而庄严的气象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我们甚至于说动物美,如果它们现出某一种灵魂的表现,和人的特性有一种契合,例如勇敢、强壮、敏捷、和蔼之类。”¹²⁽⁵⁷⁾所谓比德说的西方版本。后来在谈艺术理想时,他明确提出了“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的命题:“只有在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的時候,自然事物才达到一种较大的单整性。因此,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¹³⁽⁵⁸⁾很明显,黑格尔的“人化”只是一种“意识化”。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全面的“人化”理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

收稿日期: 2003-06-07

作者简介: 张公善(1971),男,安徽巢湖人,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

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83]“人化”不仅仅是“意识化”,它更是“实践化”、“现实化”。实践美学从此出发认为,美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美在于自然的人化。同中国艺术一样,西方艺术也被深深打上了自然人化的烙印。尤其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自然在艺术家眼里成了表现精神的意象库。草叶、西风、云、夜莺、玫瑰等寻常自然物往往被赋予过多的精神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现的“情绪风景”画可谓典型,它使大自然人格化,通过自然状态表达人类的感情世界^[41]。这和中国宋元文人画的“有我之境”异曲同工^[51]。^[180-185]

自然的人化理论,赋予自然以丰富的社会内涵,使得自然界摇曳多姿,情态百出。当我们置身于黄山、雁荡山的怪石世界,我们会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然而这种理论无论在理论意义还是在实践意义上,目前看来都是有问题的。实践意义上,它在给自然戴上人类光环的同时,也给自然架上了沉重的枷锁。最初战胜自然的愉悦,已蜕为生态危机的全球恐慌。理论意义上,它至少有两大盲区: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凸现其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使之在实质上以‘人类’取消了‘自然’,其结果是以拟人化的‘小美’来遮蔽了充斥于天地之间那种‘大美’”^[61]。^[489]第二,为什么自然的人化会产生美感?即美感的最终心理依据是什么?人化理论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相比于“积淀说”,也许认为美感的“心理基础是人类的自恋情结”的说法更有启发意义^[71]。^[323]

二、自然的自然化

马克思、恩格斯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1]。^[482-483]但是随着人类脱离动物界,也即随着恩格斯所说的人的两次提升(物种关系、社会关系),作为动物的自然人便进化成为自由自觉的社会人、文明人。伴随着人的人化(社会化、文明化)的是自然的人化。现如今自然的人化已登峰造极,自然已经成了人类的工具主义理性随意驰骋的疆场,自然已面目全非不再是原

初的自然。如果说人的人化造就了自然的人化,那么使自然回归原初自然的自然化,就必须依赖人的自然化。而“实践美学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条以‘自然的人化’为旨归的单向而封闭的思路,没有通向‘人的自然化’的逻辑路口”^[81]。正是在反思实践美学的过程中,中国当代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索自然美问题。甚至有人提出“美学应该把对自然美(自然的鉴赏)的研究当做自己的重心”^[91]。人们意识到人化的自然美不是真正的自然美,而是人文美。真正的自然美是自然之为自然的美,即自然本身的美。“如果我们将‘自然’理解为顺从天性,那么也就能够认为,人类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并非取决于‘自然的人化’,恰恰相反而是一种‘人的自然化’的结果”^[61]。^[498]人必须投身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的自然化意味着要么人与自然内在地合一,要么人与自然外在地合一。前者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后者是由世俗社会遁入自然山水吟咏风月。与人的自然化相应,自然的自然化也有两种:一是自然作为宇宙之本体,一是自然作为感性现象之总称。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自然化分别称为“自然本体化”和“自然形象化”。

中国先秦道家已经体悟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看来,天地万物皆是道的载体,无美无不美,所谓“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憷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道家的人生目标就是通过“心斋”“坐忘”而达到对道的观照。他们是通过逃避现实生活回归绝对的精神自由来“游心太玄”的。道家那里,“美”即“道”^[61]。^[118]而“道法自然”。所以,道家发现的自然美实为宇宙本体美。自然美作为鲜活的感性形象美被欣赏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自然美的欣赏已经突破儒家比德说的狭窄视野,而转向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自然美自此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自然美成了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因为自然美更能体现无限的“道”,更能体现宇宙的无限生机^[11]。^[188-189]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有一段话道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自然美欣赏范式:“峰岫高崿,云林森杪,圣贤英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可见,“畅神”说要义有二:一是自然之美;二是自然之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

禽”,“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谢灵运),写的是自然之美。“此中有真义,欲辩已忘言”(陶渊明),“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谢灵运),说的是自然之道。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非常讲究虚实结合。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有三远”之说,很好地概括了山水画的意境。山水之形美是实,山水之远是虚是道^{[11](288)}。如果比德说代表中国儒家的自然美欣赏范式,那么畅神说则代表道家的自然美欣赏范式。

西方人对自然美的真正发现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冲破了宗教的独裁统治:人战胜了神权,理性战胜了神性,人成了世界的主宰。人们尽情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热衷于观察自然。诗人彼特拉克是西方自然美的真正意义上的最早发现者。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指出:“充分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于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的是彼特拉克——一个最早的真实现代人”,“他也是一个自然美的亲身感受者”^{[101](294)}。在绘画领域,威尼斯画派(15~16世纪)率先将目光转向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此后,风景画逐渐成为各国的独立画科:德国在16世纪风景画独立、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世纪、美国则在19世纪^{[41](75, 102, 159, 258, 268)}。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为人存在的自然,可凭理性认识的自然。自然、美、真往往是同一的。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阿尔伯蒂认为美为自然所赐,自然乃美的范式,“自然是一切形式的大师”^{[111](399)}。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认为美即真,真即自然,即天生事物的常情常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主将之一狄德罗要求文艺向自然吸收它的蛮野的气息,他认为模仿性艺术的美就是描绘的形象与事物的一致。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自然成了技术的“跑马场”,生态平衡日益遭到破坏;与其同时在艺术领域,现代主义流派花样翻新,艺术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沦为人类感官享受的工具,越来越脱离自然的哺育,缺少一种终极关怀。如何恢复美、真、艺术与自然的本源关系已迫在眉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率先开始了拯救人类艺术、拯救人类未来的思路历程。他认为,“显现在作品中的光亮就是美。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献身方式”^{[121](40)}。“一切在者之在就是最显象者,也就是最美者,最常住于自身中者。”^{[131](132)}“无所不在的自然有

所迷惑有所出神。这同时的迷惑和出神却是美的本质……美乃是无所不在的现身。”^{[141](332)}“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141](292)}。海德格尔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自然、存在、真理、美、艺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被内在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自然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贯通,一种现身在场,而非非常人所说的万物本身。自然自行开启,让万物进入敞开领域,是其所是;自然又自行锁闭,将万物遮蔽,神秘莫测。自然就是存在的别名^{[151](95)}。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策略是,消解现象自然(美),回归本体自然(美)。他曾引述赫拉克利特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最美丽的世界也好像一堆乱七八糟丢掉不要的垃圾堆”^{[131](134)}。

综上所述,“自然的自然化”的确是一种与“自然的人化”迥异的自然美欣赏范式。如果说后者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之时的自恋,那么前者就是人类逃避世俗生活的他恋;如果说后者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人的社会人伦和工具理性,那么前者就是一种自然中心主义,关注自然本身的外在形象美和内在本体美;如果说在后者那里自然是人类的附庸,那么在前者那里人类却是自然的儿女。它们是人类欣赏自然美的两种典型的范式。自然化理论将视角转向人化理论的盲区——自然本身,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回对自然环境和荒野加于我们之上的要求的感觉,那就会极为有助于回避生态灾难。”^{[161](104)}然而和人化理论一样,它也是片面的,因为它无视人类的社会文明。人类文明没有理由倒退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自然界也不可能回复到混沌未开的造化之初。我们别无选择,作为宇宙中惟一自由自觉的生命,人类必须倾听自然的心声,必须与自然平等对话。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化之途

未来自然美欣赏必将在人化与自然化之间沟通,其理想范式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化。这种和谐化不是西方式的“寓多于一”,而是中国式的“执两用中”^[171]。“寓多于一”的和谐化的核心是“对立”,“执两用中”的和谐化的核心是“对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化意味着人与自然互相包容各具个性又倾心对话。从这个视角欣赏自然,我们不但会享受到自然

作为自然本身所显现的鲜活自由的形象美,而且会体验到自然身为人类文明摇篮的人文美,更有甚者,我们还会在天人合一的境界里感悟宇宙本体美。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化,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之一,也是美学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认为人类必须至少在如下三方面努力奋斗:第一,结合各种科学探索美的规律。谈及人及动物的区别时,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1](53-54)}这段话常被滥用,仿佛只要是人就会按照美的规律去生活。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证明,人类常常并非按照美的规律去行动。两次世界大战、法轮功痴迷者、911恐怖事件,能说是美的规律吗?人类并非掌握了“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即使掌握了一些种的尺度,也并非时时按照它们行事,而且人类也往往违反自己的“内在的尺度”违反人性去活动。我们必须大力加强自然科学以研究自然的尺度,大力加强社会科学以研究社会文明的尺度,大力加强人文科学以研究人性的尺度。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并广泛宣传切实可行的美的规律,将是未来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探索诗意栖居与技术性栖居的结合点。“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的这句诗批判了现实生活的非诗意性,表达了对人类未来栖居的理想。海德格尔认为这句诗的真理性“以极不可名状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因为,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14](478)}。海德格尔要求人类放弃技术性栖居,回归本真的诗意的栖居。然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学乌托邦。人生于世,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要生存,就得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人要改善生活条件,就得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人要做的不是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放弃技术,而是胸怀整个地球,将技术的尺度与诗意的尺度统一起来,将科学与美学统一起来,将技术性栖居与诗意栖居统一起来。马尔库塞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文明借助于理性的认识和改造力量,创造出使自然摆脱其自身的残忍、摆脱其自身的不足、摆脱其自身的盲目性的手段。并且,理性只有作为后技术合理性,即

技术在其中本身就是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工具和‘生命的艺术’的工具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时,理性的功用才凝聚为艺术的功用。”^[181(92)]这就是说理性之于文明是必要的,但必须艺术化。此外,他还指出,对自然的“技术改造”应与“审美的改造”相结合,“将征服与解放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减少人加于自然的残忍。于是,土地的开发就与破坏土地有质的不同;自然资源就避免了浪费式的开采;森林也避免了大规模的乱砍乱伐。”^[181(94)]第三,加强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的联系。加拿大的泰勒教授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工具主义理性拥有其丰富的道德背景。它决不仅仅是用一种过分发达的主宰本能武装起来的,然而它似乎太过频繁地服务于更大控制、技术统治的目的。恢复其更丰富的道德背景可以表明它不必这样做”^[171(121-122)]。法国思想家莫兰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伦理学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分离可能变成致命的,它关系到我们是否将失去我们作为公民和人类的人道主义的生活。”^[191(98)]维特根斯坦说过“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20]也许过于偏激,但面对当前工具理性对于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伦理学和美学理应互相融合并肩作战以求得自然的美化。

恢复技术的道德背景,给技术发展束以终极关怀的腰带,当前意义深远。泰戈尔说:“人类永久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任何东西,而在于把自己给予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给予比他的个人生命更伟大的观念,即祖国的观念、人类的观念、至高神的观念。”^[21(97)]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 [1]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4]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 外国美术简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5]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 [6] 徐岱. 美学新概念[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
- [7] 徐岱. 体验自由[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 [8] 成复旺. 审美、异化与实践美学[J]. 福建论坛, 2001, (4): 10-14.
- [9] 阎国忠. 人与自然的统一[J]. 浙江师大学报, 2001, (3): 20-23.

- [10] 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1] 蒋孔阳, 朱立元. 西方美学通史(第二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12]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13]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4] 海德格尔. 如当节日的时候……[A]. 海德格尔选集[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15] 比梅尔. 海德格尔[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6] 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7] 仪平策. 论中西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J]. 学术月刊, 2000, (1): 35-38.
- [18]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莫兰. 复杂思想: 自觉的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0] 周宪.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1] 泰戈尔. 人生的亲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Three paradigms in appreciating beauty of nature

ZHANG Gong-sh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 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paradigms in appreciat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emerged earliest and it symbolized the begin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Naturalization of nature emerged relatively late, and it became a problem.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will be an ideal Paradigm, because it means that man and nature exist peacefully and that man will poetically reside on the earth according to the aesthetical principles.

Key words: beauty of nature; humanize; naturalize; harmonize